

## 第七篇 和大老虎的決戰

如同往常帶著水牛群出來的毛克利，把手舉在眉頭看著四周的動靜。因為大石頭上不見灰狼的影子，毛克利心裡便知曉：邪漢回來了！

毛克利發出會心的一笑，安頓了水牛後，便依約前往窪地的大樹旁等待灰狼的消息…原來灰狼早已來到，他今天情緒激昂，渾身的毛都豎了起來。一見毛克利，灰狼立刻回報最新消息：「邪漢真的來了！躲一個月後的他，想你一定會鬆懈防備，於是翻越山嶺回來叢林。這一次還帶了饞鬼大巴希，希望聞出你的味道…」毛克利並不害怕大巴希，倒是灰狼替毛克利緊張，另外為毛克利帶來可靠的消息：「那就是今天傍晚，邪漢將在村莊的入口等待毛克利的出現，要謀害毛克利。而目前的邪漢正剛將一頭大野豬飽餐一頓，窩在溪谷的窪地裡呼呼大睡呢！」

聽到邪漢才剛飽餐一頓的毛克利，不禁笑了出來。稍有心思的猛獸都知道，要跟敵人打鬥之前，一定不能吃任何東西，才能使身體輕盈並激勵鬥志。想不到邪漢竟老糊塗而犯了如此大忌，先吃為快。他的貪嘴，給了毛克利一個最佳的反擊良機。可惜此時這裡只有毛克利和灰狼兩個，假如有十匹狼的話，毛克利二話不說立刻前往解決可惡的邪漢…這下子得好好動動腦筋啦，該怎麼樣才能將邪漢那黑黃相間的毛皮剝下，再啃碎他的骨頭呢？

毛克利看看四周的地形，又想到自己身邊的這一大群水牛，靈機一動，想出了個極好的法子，一定可以一舉將邪漢擊斃。畢竟這一次，說什麼也不能放走邪漢了，以現在的情勢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」已經是邪漢跟毛克利勢不兩立的寫照了！

毛克利正和灰狼商量著他的作戰計劃內容：「首先，我先用驅趕的方式，將水牛群分成兩隊，我自己帶著一隊，到溪谷的上游待命，等到適當時機時，再讓水牛群從斷崖上俯衝而下…這一衝，邪漢也許會從下游逃遁，所以要先想辦法擋住他…這部份就要請你幫忙，帶著分出的另一批水牛群，把溪谷的出口給封鎖起來。」灰狼聽了，回答道：「這工作雖簡單，但我怕我無法勝任，現在剛好就有一位現成的幫手喔！」說完，灰狼便跑到附近的岩洞裡，接出了阿克拉。見到自己一向敬畏卻好久不見的阿克拉的毛克利，毛克利心裡著實有著說不出來的興奮跟感動。經過解釋，阿克拉自然義不容辭地接下這份殺邪漢的必勝戰役。

計劃完畢之後，為了爭取時間，阿克拉、毛克利和灰狼便分工合作，開始驅趕水牛。毛克利巧妙地運用水牛的特性，將水牛家族分成公牛隊和母子牛隊兩隊，因為分開的水牛家族脾氣會相當不好而亂奔亂踏；更利用了另一個水牛對天敵警戒的天性：也就是在看到老虎的身軀或聞到老虎的氣味時，會立即獸性大發而不安地四處奔走的反應。如此一來，雙管齊下，這個計劃如果成功的話，相信邪漢難逃水牛群的踐踏威力才對！這一回，邪漢可是死定啦！

經過一段時間的部署行動，現在兩隊人馬都已經就位完畢，只等待毛克利一聲令下，毛克利與阿克拉決勝負的時刻就要來臨。此時，毛克利對阿克拉說：「阿克拉，等我一發出訊號，你就把水牛趕下溪谷。但是，在進攻之前，要先讓對方

知道毛克利來了；因為我們這一戰就要定江山，我可不願意走偷襲的路線。」

說畢，騎在公牛背上的毛克利，馬上伸直了背，雙手靠著嘴巴作喇叭狀，向著谷底高聲喊道：「喂～邪漢！毛克利來啦！」。雄壯激昂的聲音一傳下溪谷，馬上發出回聲，傳遍了整個溪谷。過了一會兒，等溪谷回到平靜後，毛克利便豎起了耳朵，靜靜地等待谷底的動靜。又過了一會兒，從谷底傳來了老虎的聲音。那是填飽肚子正在酣睡的老虎，被剛才的喊聲吵醒而發出的慵懶疲倦又不高興的聲音：「誰呀？是誰在叫嚷呀？」毛克利又在喊道：「喂～是我呀！是你的宿敵毛克利呀！喂～邪漢！剝下你的皮舖在集會場的議長席上的時機到啦，最後的決鬥啊！做好準備啊！……阿克拉！開始攻擊！」毛克利命令一下，用了竹鞭使勁地打了一下公牛的屁股。突然被打的公牛一吃痛，直往谷底裡衝；毛克利雙腳夾緊了牛屁股，扳牢了牛角，準備迎戰邪漢。他的黑髮，被風吹得澎亂不堪；緊閉的嘴巴，表現出無比的意志和激昂的鬥志。排在前面的水牛們，奔到岸邊，看到了陡峭的絕壁，覺得頭昏眼花，立刻緊急煞車，不敢行動。但後方被阿克拉激怒而往前衝的水牛群，卻已來不及停步，前仆後繼的水牛群不停往前，前方的水牛只得被推著往前行。這盛況，就像衝垮了堤防的洪水，像一瀉千里的大瀑布，氣勢凶暴極了；大地震動，沙塵飛揚，此時早已沒有任何力量抵禦的了憤怒的水牛群這個強勁的集團，這時候，再兇猛的野獸站在前面，也會被他們踐踏的粉身碎骨，不然就是被牠們的尖銳的犄角刺死，再往高空甩去。

走在水牛隊前面的毛克利，發現所騎的公牛突然發出驚叫，還展開鼻孔使勁地吸著空氣，心想好極了，果然聞到邪漢的味道啦。公牛以驚人的速度，朝著有老虎味的方向猛衝，此時其他的水牛也好像嗅到味兒般的，跟在毛克後面猛衝，亂撞一氣。平日溫馴的水牛此時都已變成了兇猛的野獸，已乘風破浪之勢，衝、衝、衝下去。大地的劇烈震動何嚇人聽聞的水牛呼吸聲，使得谷底的邪漢不得不站了起來，牠慌慌張張的左顧右盼，卻發現左右兩邊都是絕壁，根本沒辦法爬下去呀...更何況，剛從睡夢中醒過來的邪漢，肚皮鼓脹脹的，哪裡會有鬥志？無路可走之下，邪漢只得拖著懶散的身體，往下游的谷口逃遁，但是聰明的毛克利，早已命灰狼派遣了母子牛隊封鎖了谷口。上了當的邪漢心想不妙，卻已經來不及了.....

跑在前面的毛克利，此時已能聽見封鎖谷口的母子牛群的吼聲夾混著邪漢的哀嚎聲。於是他再接再厲，又重重地打了公牛一鞭，此時早已像怒濤般怒不可抑的公牛群，加上谷口被驚嚇的母子牛群，匯成了一股駭人的急流...一場不忍卒睹的大混亂就此展開來了！混亂之中，邪漢四角形的臉孔已在眼前，公牛便豎起巨大的銳角，瞄準老虎一撞，邪漢馬上躍起身子，用前角的爪子去抓公牛的肩膀。但是，水牛皮非常堅韌，絲毫沒被抓傷。邪漢趕快使出後腳，撓住水牛的脖子，前腳也不放鬆的把牠的肩膀扳住，張開血盆大口怒吼；公牛使勁地搖晃著頭，於是邪漢笨重的身體，猛地被摔了下來，發出了一聲巨響。而當邪漢要翻身起來的瞬間，公牛已像坦克般的輾過他的身上。緊接著，母子牛隊也相繼飛跑過去。當公牛的腳蹄踐踏過一塊柔軟的東西時，騎在他背上的毛克利似乎聽見了一聲淒厲

的哀嚎，但情況驚險，根本聽不出來是誰的驚叫。

眼見水牛群接近失控，毛克利趕忙扳轉公牛的頭再給牠一鞭，使牠往沼澤前進，水牛群們一個接一個地跟著躍進沼澤裡，不一會兒，泡在水裡的牠們漸漸平靜下來，如同往常一般平靜，很難想像前一刻水牛那兇猛的舉動才剛在眼前上演過。

等到一切平靜下來，毛克利才帶著兩匹狼回到了谷底。躺在谷底的癩老虎邪漢，早已氣絕身亡，牠的屍體就像一塊扁平的東西，下場十分淒慘。毛克利皺著眉頭，拿出一直陪伴他的短刀，開始剝下老虎的皮，要實現當初要將虎皮舖在議事長席上的諾言。

全新貫注在剝皮工作的毛克利，突然發覺有個東西在碰觸他的肩膀，回頭一看，不知何時開始，獵人巴爾道就站在他的身邊了，而且手裡的槍也緊握著不放。兩匹狼也消失無蹤，該是聞訊躲起來了。原來是村裡的牧童眼見毛克利看管的水牛群瘋狂地跑進森林裡，跑回村莊去報告了，巴爾道一得到消息便立刻趕到谷底，卻見到毛克利在剝老虎皮，心理不由得害怕起來。巴爾道一邊斥責毛克利一邊走近老虎的屍體，臉色一變，又害怕又興奮地說：「這...不就是那隻吃人的老虎嗎？」他的心裡正想著政府的懸賞公告：「凡是殺死這頭吃人的癩老虎，可獲一百盧布的賞金。」於是私心一起，一把推開了毛克利說道：「走開、走開！拿到賞金一百盧布我一定分你一盧布，也不追究水牛的事情，走開、走開！我來剝皮、我來剝皮！」毛克利回頭擋著巴爾道，並說：「老伯伯，你說要拿虎皮換賞金再分給我，但我不要錢呀，我要的只是這席虎皮而已，而且這虎皮是我的，不是老伯伯的。」

這一下，巴爾道可生氣了，說道：「什麼！你竟敢如此對長輩說話，懂不懂禮貌啊？何況這老虎又不是你殺的，是水牛踩死的，還以為我不知道，你這小鬼，錢我也不分你啦...還不快滾？」毛克利不想理會巴爾道，一邊繼續剝皮一邊自言語道：「哼～少囉唆！憑什麼要我聽這老頭的話？喂～～～阿克拉，這老頭可真囉唆的煩死人啦！」巴爾道對毛克利的話十分生氣，正要起身開罵時，一瞬間感到被什麼東西一推，便朝天倒了下去。「哇～～～」巴爾道一聲悲叫，原來是一隻大狼正用前腳壓著他的身體，怪不得他嚇壞了。毛克利便說了：「我根本沒有想到要將虎皮送去領獎金，我跟這傢伙是十幾年來的死對頭，今天孰勝孰敗，總算底定了。」聽了這番話，原本只當毛克利是僥倖在叢林裡長大的幸運孩子的巴爾道，驚覺他不是等閒之輩，否則，狼怎麼會聽他的指揮？越想越害怕的巴爾道，渾身不由自主的發抖，彷彿眼前這孩子就是老虎的化身。巴爾道顫抖著身軀向毛克利求饒：「森林裡的大王，請原諒我，放我這老頭走吧！」

毛克利聽到巴爾道稱自己為『森林裡的大王』，又看他如此害怕，笑著說道：「從今以後，可別再來干擾我啊！一言為定囉！阿克拉，放他離開吧！」阿克拉跳開了，巴爾道這才連滾帶爬的回到了村莊裡。

他一踏進村裡，氣力忽然間恢復了，於是向村裡的人們高聲宣佈毛克利是魔鬼的不實指控，又將在森林裡所遭遇的事情加油添醋地說了又說，膽小的人們非

常害怕，連村裡的精神中心老和尚都出來關切，於是村裡召開了緊急臨時大會，開始密談關於毛克利的事情。

此時，剛忙完剝皮工作的毛克利，欣喜的看著自己的戰果，興奮不已的他等不及要把老虎皮舖在議事長的座席上了。但天色已晚，而水牛們都還沒有帶回村莊，毛克利只有請灰狼跟阿克拉代為看管虎皮，先帶著水牛們回到村裡。接近村莊的時候，不但聽到一陣陣的集合鐘聲，以為村裡出了事，然而在村莊的入口處，發現村民一個個前仆後繼，全將視線瞄準了毛克利。單純的毛克利以為村人是因為毛克利替人類除掉老虎而歡迎他，怎知他一進入村莊，大小石塊猶如槍林彈雨般向他襲來。不明究裡的毛克利，只有一直擺動身軀，以避免飛來的石塊。突然間，人們停止丟石頭了，而老和尚從人群裡走出來，故作鎮定地說了一句：「...狼的孩子，你走吧！」聽了這一句話，一陣莫名的寂寞又襲上毛克利的心頭，不知不覺，「啊！又來了，上次說我是人類的孩子，把我趕出狼的世界；這次又說我是狼的孩子，要把我從人群裡放逐出去...」看著一旁傷心流淚的人類媽媽美修娃，毛克利只有用眼神和她傷心地告別了。

和灰狼與阿克拉會合之後，毛克利回到了母狼住的地方。母狼高興的跑了出來，看見毛克利頭上頂著老虎皮，兩隻眼睛亮了起來。毛克利解釋道：「媽媽，我殺了邪漢，剝下他的皮，人類社會不歡迎我。我想，有了這禮物，總可以回到狼族吧？」狼母安慰毛克利說：「孩子，我們狼族永遠歡迎你。」

知道毛克利帶著虎皮回來，這時的集會場上漸漸聚集了狼族...自從狼族的規律被邪漢破壞後，狼族便失去了精神中心，零零落落，許多狼族子民發現還是有叢林規律的生活最好，於是漸漸地又回到了狼集會場，等待阿克拉的歸來。而今天阿克拉跟著毛克利凱旋歸來，狼族依舊認定阿克拉是狼族的領袖。

消失而又重新復活的狼集會開始了，阿克拉在就集會主席的位置後，發現許多狼夥伴因爭鬥而受傷，不禁感到痛心...而狼族多半深具悔意，決定恢復過去的規律生活，於是在集會中決定要重新再建立狼的社會！

而在一旁的毛克利，此時突然跳上舖著虎皮的大石頭上佇立著，他將臉朝向月亮，撩開肩上的黑髮，高歌了起來...他一邊唱、一邊搖晃著身體、也一邊不停地掉著眼淚...令人動容。歌曲的內容是他離開狼群後到殺死邪漢的遭遇，狼族們聽了個個感到羞愧不已。而黑豹巴希拉在此時也跳出來，訓斥狼族不可再因

別人的挑釁而背判規律的社會生活，真正的自由是不妨礙別人的自由，祈求真正的自由必須自律、自助、自強，方可達到目標！聽了黑豹訓斥的狼族，大家都滿臉羞愧，頭俯的更低了。毛克利此時也看著每一位狼夥伴，但他的臉色卻漸漸沉了下來...「我被狼的社會排斥，又被人的世界摒棄...我是孤單的，我應該孤單一個人生活的...」說畢，毛克利行了告別的禮，便躍下大石頭而離開，而灰狼跟毛克利的三兄弟也一躍而下，決心要跟隨毛克利，毛克利含淚對他們說謝謝。就這樣，毛克利一行邁開大步向前走去，而會場裡的狼全都站了起來，一動也不動地目送他們遠遠離去。